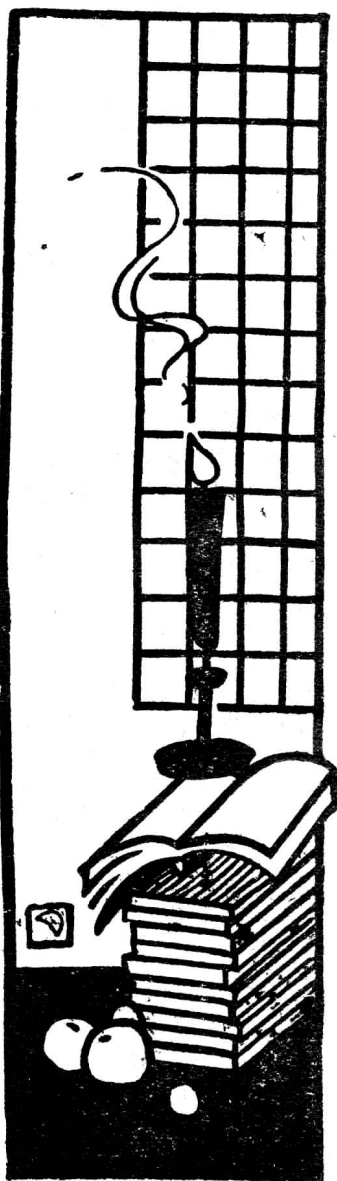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倉山房尺牘

小倉山房尺牘

阿良先生



新式標點
言文對照

小倉山房尺牘 卷二

錢塘袁枚簡齋原著

覆沈省堂太守

昨具札奉招後，竇其夫婦，雞鳴而起，躬自洒掃；肉曰脫之；魚曰作之；引領而盼臨況者，如大旱之望雲霓。而日昃不至，則有噉其饅，樂爾妻孥；家人獲朵頤之占，主人作鑿空之費，甚無謂也。來札云：玉體有郤，爲黃青所苦。太守方需次入都，未炫腰下之赤，先見眉間之黃；呂僧珍不得擅美於前，大是喜事。不料僕亦忍俊不禁，昨夜臥床，敬兒竟作全體熱矣；頭岑岑如巨鼃戴石，重不可支；鼻天闕

不通，薰蕕莫辨；想是防秋不嚴，風爲祟耳。然與太守同學同年，而又同病；何其相似之多，而相染之易也？托售人參，自當留意。第此物貧者非危欲招魂，不乞靈於此草；富者久已買之。官庫畜艾三年。此時門扇戶吹！恐難得價。嘗謂東漢人物，三君最高，八廚最卑，高者爲其能以德感人，卑者爲其能以財振人故也。然居今之世，三君易得，八廚難求，竟是通病。僕戲欲甲此而乙彼。然鄭當時置驛通賓，豪舉甚矣；而其餽遺人不過醢器食，殊不可解。及讀班氏白虎通有云：朋友之道五，而通財不與焉。方始輾然大悟。質之太守，同爲一笑。

〔廣註〕〔竇其夫婦〕漢竇嬰。封魏其侯。故曰竇其。前漢灌夫傳。『將軍辛喜過魏其。魏其夫婦治具。』〔肉曰脫之魚曰作之〕脫者。剝除其筋膜。作者。搖動之以觀其鮮饅。

一說。作猶斲也。謂削其鱗也。見禮內則。【日昃】日是也。【有噉其饀】饀。餉田食也。噉。衆飲食聲也。詩經周頌。『有噉其饀。思媚其婦。』【朵頤】頤食物而動也。見易經。【鑿空】鑿。開也。空。孔也。喻待客不來。空費酒食也。【玉體有郤】身體有病也。【需次】候補官缺曰需次。眉黃韓愈詩眉見黃色見歸期【呂僧珍】南北朝呂僧珍字。元瑜。廣陵人。事梁武帝。爲輔國將軍。封平固縣侯。卒諡忠敬。【擅美】獨美也。【忍俊不禁】笑也。【岑岑】痺悶之意。【天闕】天。挫折也。闕。遏止也。【薰蕕】薰香草。蕕。臭草。【祟】神禍也。【乞靈】假借他物之靈。以爲己益也。【畜艾三年】孟子。『猶七年之病。求三年之艾也。』【門扇戶吹】沿門挨戶。爲之扇揚吹噓。以兜售此貨也。【三君八廚】後漢書黨錮傳。『靈帝二年。初李膺等雖廢錮。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。共相標榜爲稱號。以竇武。陳蕃。劉淑。爲三君。君者。言一世之所宗也。度尙。張邈。王考。劉儒。胡母班。秦周。蕃嚮。王章。爲八廚。廚者。言其能以財救人也。』【鄭當時】漢。鄭當時。字莊。陳人。以任俠自喜。景帝朝。爲太子舍

人。帝置驛馬四郊。存問故人。惟恐不徧其知友。並天下名士。【匱器食】言以算器盛食物也。匱，竹器。古冠禮用之。以薦冠弁者。【班氏白虎通】後漢章帝。時博士議郎。郎官。及諸生。諸儒。會白虎觀。講議五經同異。作白虎議奏。即白虎通。班氏。班固也。【輾然】笑貌。

〔淺釋〕昨天寫封信招你後，今天我們夫婦，一早起來，親自洒掃，燒魚烹肉，忙得不得了，到吃飯時候，仰着頭頸望你們來的，好似大早的望雲霓；那等到下午還不來，於是就把這種肴菜，自己請妻子吃了；家人得到好菜吃着，主人無端費去不少金錢，正是豪沒有道理哩。接你來信，知你身體害着病，肚子發瀉；你正是要返京做官，沒有戴着紅頂，先發現黃眉，呂僧珍不能獨自稱好了，大是喜事。不料我也可笑得很，昨天晚上在床上，徧體發燒，頭重得不可開交，鼻也塞住不通，香臭都不知道；想是防秋不嚴，受着風寒的緣故，然而和你同學，同年，還是同病；怎樣竟有這樣的巧事呢！你託我賣的人參，自然應該留意；但是這件東西，窮的人非到病危時候不要賣他。富的

人早已買着；不必要了；這個時候，就是挨戶去買，恐怕也很難，我曾經說道：『東漢的人物，三君是最高，八廚是最低，高的因為能把道德學問來感化人，低的因為他很可能把金錢來救人；然而現在時代，三君的人容易得到，八廚的人，却很難招到，真是一種通病；』我常常要想把他們調一下子。然而鄭當時設立驛館，廣招客人，非常的豪侈；但是他餽送人家的禮物，却不過一盤食物，我很不明白；等到讀班氏白虎通，他說道：『朋友的道理有五件，但是通財，並不在內；』我才恍然大悟。現在問問你看，大家很可以一笑。

與秦澗泉修撰

前日駕至，未接音塵。總因鄙人山居以來，無平子之「四愁」，「有香山之三秦」；往往意行小憩，向清涼一帶，隨路勾留；致花外鳴驕，有失延候。比來桃李滿園，頗似絳紗諸弟子，環繞後堂；意欲具梁昭明之

小食，戒崔子玉之過菜，倣當年徐園張飲故事。招諸舊雨，申敘幽情。第一百花以牡丹爲魁，多士以狀元爲主！恐無人領袖，則誰賦清平。特遣伴來，請定日子，以便發名紙於諸公。

〔廣註〕

【平子四愁】漢張衡。字平子。南陽西鄂人。出爲河間相。鬱鬱不得志。爲四愁詩。【香山】唐白居易。於東都所居履道里。疏沼種樹。構石樓香山。自號香山居士。

【絳紗】紅紗帳也。漢馬融教授諸生。嘗有千數。坐高堂。施絳紗帳。前授生徒。後列女樂。【梁昭明】昭明太子。梁武帝長子。名統。小食。點心也。【崔子玉】過。責

也。謂督責其治菜具也。漢崔瑗。字子玉。愛士好客。盛脩肴膳。或言太奢。瑗怒。勅妻曰。吾并口而食。以供賓客。而反以獲譏。士大夫不足養如此。後勿過菜具。

【領袖】首領也。【賦清平】唐李白。作清平調。

〔淺釋〕前天你到我家裏，我沒有來迎接你；實在因我辭掉官後，住在山裏，沒有張衡的四愁，有白居易的三秦，往往隨便向着清涼山一帶，玩游走走，所以你來的時候，我

恰巧不在家裏，不能和你聚首。近來園裏桃李很多，好似馬融絳帳裏許多學生，環繞後堂；我想備些肴菜，開一個宴會，仿當年徐園張飲的故事，招着許多老朋友，來敘敘心情。但是百花裏面，要算牡丹最貴，讀書人裏面，要算狀元是最尊；沒有尊貴的人來主持，就沒有興致了；因此特地差人到你那裏，請你隨便定一個日期，以便在各處地方去發給請帖。

答澗泉

修撰作秀才，來受業時，即便充充其容，有舒雁之威儀；及中狀元歸來，亦不過安其故態。乃世之人，先懷成見；遂謂修撰比來以科名自矜，龐然而大。僕深爲修撰雪此謫言，乃手書自辨！引前朝洪紫溪之言，謂：「三十年讀書。胸中才消得狀元二字。」斯言也，僕久鄙之。不料修撰反引之以自證也。我輩六七歲讀孟子書，卽以曉（明）大行不加，

窮居不損」八字矣。狀元可以爲大行乎？而可以於我有加乎？紫溪非幼時不讀孟子者，而何以消磨狀元二字，必待至三十年。不知此三十年中，所讀者何書也？倘紫溪竟不滿三十年而死，則狀元二字，將帶入邱隴耶？昧其言，欣欣然以能忘狀元二字自負。然則紫溪之胸中，不特三十年以前未忘；卽三十年以後，猶未忘也。何也？以能忘自夸者，其未忘之根，終未拔也。且紫溪亦知狀元二字，有斷不可忘者乎？有斷不可不忘者乎？念狀元爲科名之冠，將何以副之？念狀元受君恩之重，將何以報之？如此存心，則狀元二字，豈可一刻忘耶？若倚此爲傲人夸俗之具，則狀元二字，豈可一刻不忘耶？宋馬涓入幕自稱狀元，呂大中呵之曰：狀元者，及第未除官之稱。旣爲判官，何得復稱狀元？王嗣宗亦以狀元補秦州參軍，盛氣凌人，爲知州路

冲，繫之於獄。此皆不忘狀元二字之明效也。從古自謙與自賤有異；自重與自大有殊。所謂「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，」不可不察也。修撰其再思之！

【廣註】【舒雁】鵝也。儀禮。『出如舒雁。』言威儀自然。而有行列也。【龐然】高大貌。

【雪此譚言】雪。昭雪也。譚言相加也。【大行不加】大行。通達也。窮居。貧居也。加者。有所得。損者。有所失也。孟子。『君子所性。雖大行不加焉。雖窮居不

損焉。』【邱隴】墳墓也。【欣欣然】喜悅之貌。【自負】抱負不凡也。【副】稱也。如言盛

名之下。其實難副也。【馬涓】南部人。其父初未有子。買一妾。詢知其父母死。不

克葬。故自鬻。遂歸妾。不責所負。後夢一翁謝曰。我妾父也。聞之上蒼矣。願君家

富貴。涓涓不絕。及生涓。因以夢中語爲名。元祐中。登進士第一。【除官】授職也。

【王嗣宗】宋。汾州人。字希阮。開寶末。進士第一。【凌】侵犯也。

【淺釋】你做秀才時候，到我這裏來讀書，就大度恢弘，很有寫意的神氣；等到你中狀元

回來，也不過和從前神氣一樣；那料世人先抱着一個成見，就說你近來因中了狀元的緣故，拿來自己吹牛，很是自大；我正是很替你辯白這種說話，現在你來信自己辯白，引前朝洪紫溪的話，說道：『讀書了三十年，肚子裏才消得狀元兩個字；』這句話，我是素來瞧他不起的；不料你反引着他來自己說明哩。我們六七歲讀孟子，就懂得『大行不加窮居不損』八個字了；狀元的名目，果真可以大行的嗎？果真可以有加的嗎？紫溪不是從小不讀孟子的人，何以要消磨狀元兩字，一定要等到三十年？這三十年裏面，他又到底讀什麼書？倘然紫溪的讀書，沒有滿三十年就死；那麼，狀元兩個字，還是要帶到棺柩裏去嗎？瞧他的話，好似得意得很，能夠把狀元兩字忘掉。然而細想起來，紫溪肚裏，對着狀元兩字，不要講三十年以前沒有忘掉。就是三十年以後，也沒有忘掉。什麼緣故呢？凡是把能夠忘掉來自己得意的，他心裏到底還沒有忘掉。並且紫溪也知狀元這兩個字，有斷不可以忘掉的嗎？也又斷不可以不忘掉的嗎？想念到狀元兩字，是科名的第一，應該怎樣去副他；又想念到狀元受君恩很重，應該怎樣去報

答他，這樣一想，狀元兩字，怎樣可以一刻忘掉呢？要是倚着這個來做驕傲別人的器具，那麼狀元兩字，怎樣可以一刻存在心裏不忘掉呢？宋馬涓進幕府，自稱狀元；呂大中罵他道：『狀元，是中了後沒有做官的稱呼，既然做着判官，怎樣還可以稱狀元！』王嗣宗也是拿狀元做參軍，威氣凌人，被知州路冲拘去，把他繫在監牢裏，這兩人的受辱，都是不忘掉狀元的緣故哩。從來自謙和自賤，有分別的，自重和自大也很不同；所說的『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』不可以不仔細想一想呀！你快些再想一想！

與尹相國論書

同年裴叔度，常與枚論書法，「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工也。」大凡有功德者；有大福澤者；有文學者；其平生雖未學書，而落筆必超。若無此數者，雖摹倣古人，不過如剪綵之花，繪畫之美；謂之字匠，可也；謂之名家，不可也。枚常持此意以衡天下之書，數十年來，百不失

一。蓋形而上者道也；形而下者器也。器爲形象，必以道貫之！而精神始露。然道又不能以氣力取也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蘊釀久之，不期然而然。古人如文潞公歐陽公，並無書名；爾來人藏其手迹，開卷憬然，別有風趣，職此之由。前爲求印章故，特上相公手書冊子；公抽去清江所寫首面一頁；豈不知公近日肆力於文董諸家，功夫日進，故悔其少作，以爲「良工不示人以樸」耶？不知公近日之書，如天馬鳴鑾，日嫻規矩；公當日之書，如曼殊仙子，秀骨天然；全不知人世之梳粧，與晉唐之衣褶也。然而天真爛漫，有迴非專門名家所可企及者；其故何也？則以公之功德文章福澤，俱超絕凡庸，正有合乎叔度所論故也。噫！豈惟公哉？卽如枚之不肖，幼不習書，每一執筆，知書生騎馬，左支右吾，岌岌乎時防墜地；然而天下嗜痴之

人，以爲筆墨外，別饒風趣，竟有寤寐求之，不許他人代筆者。况公之千百倍於枚者乎？望公仍將清江一冊發來，仍裱冊首，庶幾學者觀公着手成春，知偉人之別有天授；觀公晚年進道，知學問之真無盡途，亦未嘗非「聖人無行不與」之意云。

〔廣註〕

【形】形。現也。易經。『形而上者謂之道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』【必有事焉而勿

正】必有事焉。有所事也。正預期也。見孟子。【愾然】覺寤也。【職此之由】職。

主也。謂主此之由來也。【肆力】盡力也。【文董】文徵明。董其昌也。明。文徵明。長

洲人。初名璧。以字行。更字徵仲。號衡山居士。貢入都。授翰林待詔。後致仕。詩

文書畫皆工。董其昌。華亭人。字玄宰。號香光。萬歷進士。累官南京禮部尙書。卒

贈太子太傅。諡文敏。書法初宗米芾。後自成一家。【天馬鳴鑾】天子出行也。鑾。

卽和鈴。故曰鳴鑾。【爛】習熟也。【曼殊】卽文殊。【衣褶】袷衣也。【天真爛漫】天真。

人之本性也。爛漫。光彩分布也。【左支右吾】與枝梧同抵拒也。【岌岌乎】危險意。

【嗜癩】喻人之嗜好失當也。劉邕傳。性嗜食瘡癩。以爲味似鰻魚。嘗詣孟靈體。靈體先患灸瘡癩。落在床上。邕取食之。【着手成春】到手回春之意。【無行不與】孔子語言。無所往而不與人以教訓也。

【淺釋】同年裴叔度，常和我論書法，以爲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寫得好，大凡有功德的，有福氣的，有文學的，他生平雖沒有好好兒學過寫字，然而落筆一定就好；要是沒得這幾件的，就是摹仿古人，也不過和翦花圖畫似的，只可以稱他字匠，決不可稱他名家。

我常常拿這層意思，來瞧天下的字，幾十年來，百不失一。蓋形而上的是道，形而下的是器，器是象形，一定要拿道來貫通他，然後精神才顯露出來；但是道這件東西，又是不能拿氣力來取的，『誠於中，形於外，』一定要內裏有了，醞釀好久，才可以不期然而然。古人似文潞公，歐陽公，並沒得好字的聲名，近來有人藏着他字的，拿開來一看，覺得別有一種風趣，就是這個緣故。前次因求一個印章，所以特地寄上你

寫的冊子，你抽去在清江所寫的開首一頁，我豈是不知你近來很用功在文徵明董其昌一般人，功夫一天進一天，好似懊悔從前的字，以爲良工不可把璞來給人家瞧着嗎？不知你現在的字，好似天馬鳴鑾，一天一天有規矩；你從前的字，好似曼殊仙子，秀骨天生成功的，全不比人世的梳粧，和晉代唐代的衣褶；然而天真爛漫，有的地方，決不是專門名家所能夠得到的。怎麼樣呢？實因你的功德，福氣，文學，都是高出衆人，很合叔度所論的緣故哩。唉！這也豈單是你哩！就以我的不肖，從小就沒有好好兒學寫字，每一執着筆，好似書主騎馬，左右不是，很危險防他跌下馬來；然而天下喜歡我的人，也以爲筆墨外別有一種風趣，竟其有來求我，不許叫他人代寫的；況且你的字，好過我千百倍呢！望你還把從前清江寫的一冊寄來，仍舊裱在面上，那麼學字的人，瞧着你寫出來就好，知道偉人的另有一種天才，瞧到你老年的工夫，還知道學問的沒有窮盡，也未始不是聖人沒一處不教人的道理哩。

與錢稼軒少宰

小倉山房尺牘